

再生

旬刊

第四十一期目錄



民主政治之前途及其使命

記者

一、威爾斯之宣言

二、克里普斯之補說

三、記者案語

英國之兩重政策

時論之六、明教化

蘇俄強化德國戰時經濟嗎？

紀念哈利滿先生

曾紀蔚

牟宗三

高碧容

蘇誠鑑

本刊啓事

近因紙價飛漲，印刷昂貴，本刊自本期起，每册改售一角。定閱每季九角，半年一元八，全年三元六。諸希讀者鑒諒。

再生旬刊社啓

廿二
九日

列主與前之而後又其與命

讀
卷

民主政治之前途及其使命

記者

一、威爾斯之宣言

近一二世紀來，英美兩國的政治史都是爲一般平民而奮鬥，想使他們可以支配他們自己的某種利益，以反對英國的政治統制以及美國的經濟統制。這兩種統制，老實說來，他們是欺騙了並且窮困了平民的教育，歪曲了公衆的意見，並且把一國內的經濟財政生活變成一種利潤的搶奪。在這兩個國家內，我們不管他們的情調與方法之表面的不同，而一般民衆之被困惑與欺騙則無疑。

在進步的世界中，在我看來，我們是在政治上遇見一個最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怎樣使我們的政治與人類生活中急劇的變化過程相順而行。所有我們的環境是須要廣大的展開我們的集體行動的。現在，我想再無人願意無出息的束縛于那種古舊尺度下測量的地帶，界限，國家憲法，議案，宣言，乃至公式，標語，與夫成約舊習，如

在從前，對於一個僵局的打開，有一種叫做「天然療法」者，就是暴動的革命。現在對付這個問題，唯一的另一種辦法，就是設法組織一個非暴動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須是顯明的，理性的，直接的，外乎政治而又幾近于政治，其力足以使政治家整頓其船帆而進行。

但是你不能在政治區域中進行這種事情。我們必須有一種教育的，說明的，解析的工作。這個，首先必須表之于學校，書籍，以及新聞短簡。起始，這種運動亦不應列成一種陣綫以增煩擾。

如新自由主義，世界社會主義，科學的世界組織，或世界急進主義等等，都可以很好的表示其目的。世界急進主義表現的更清楚：急進主義在美國及英國都有一種有效的意義。它使我們回到一種健康的有希望的社會奮怒。在黑格爾的欺人言辭之下，馬克思的錯誤概念及共產黨的假正經不正直的戰略把英美人的青年智慧都給迷住了。

這個論點是很簡易的。它包括我們一切：在思想或創

這想像世界中，沒有一部分能够逃脫它。現在，一方面是盲目的黨徒與愚蠢的政客，他們交易着老的國家忌妒與仇恨，以及腐朽而衰頹且有毒素的教條與恐懼，使我們走向毀滅的道路；另一方面是無恐懼無束縛的人類智慧之直接力量，它們能昭宣，能教化，能發見。在這兩方面之間是必有一個衝突的。

我們現在正須反對這種武力政治的把戲。因為他們實無好處，只是想獨佔世界以表示這些可憐虫的勝利。我們並不是在他們的內部戰爭中討生活。我們只是簡單而公開的予他們以整個的打擊。

無疑的，在現存的國家及行政機構中，無論它們是民主的，準民主的，或是極權的，沒有一個不是爭着來支配我們全體人類的事業的。它們是一種恫嚇，是一種殘暴的恫嚇，是我們文化生活的一種有毒的騷擾。

我們這些創造的工作者爲什麼一定要踴躍迎接那些足以碎割毀滅我們的桎梏呢？我們爲什麼不自己在人類想像中造一個新秩序呢？我要求我們人類的智慧起來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統制。

創造的，思想的工作者，學校，教師，以及智識與智

慧的追逐者，你們承願來追隨于糊塗的政府官員之後，服從他們的命令，甚至揣摩那些黨徒，鬮子，政客的意志呢？還是你們自己來作主人翁當使一切政府及社會組織來侍候並服從你們呢？

全體智識生活者都當起來反對這種不可容忍的，令人窒息的，殘害的滋擾，反對這種已經失效的民族國家政治。我們須要一個能到較高的社會秩序，世界秩序，的世界革命。否則一切必將毀滅于我們眼前。

威爾斯作 (By H. G. wells)

二，克里普斯之補救

如果我們不另想一種辦法，我們決不能保持以前由奮鬥而來的民主自由中的若干成分，同樣也不能進到完全的經濟自由。然而唯有這種自由始能建立永久自由及和平社會之基礎。

以我個人的經驗，所謂巴利門者，如果沒有本文所提議的某種修正，我們必然很快地走到巴利門制的崩潰。縱然不崩潰，也只能在形式上保留相當的時間，而在實際上，亦必早離開我們。

法國的民主政治已經逼迫着走上獨裁的路子，並且在

其猶豫不決中，已經默認了。同時，從各方面看來，英國的民主政治，在今天又是接受了首相的獨裁以代替其自己之活動。

解決的辦法

我們如何構造一種有效的政府形式而仍保存我們的基本自由呢？

我們的民治政府，在今天廣義說來，是下院支配一切關於財政的事務，而上下兩院則聯合起來共同支配一切其他立法。

至于其代議性是由其選舉制度而成。各區選出一些真正能代表大多數民意的代表以入院。但是這種制度在今日是有嚴重的缺陷的。一種利益，在同一選舉爭論中，可以歸於這一方面，又可以歸於那一方面。選舉與支持下院議員之責任與費用是須要國家拿出一筆公款來，但是這筆公款從私人財產中抽出來補償，則是對於任何人或任何團體，俱是不合法的。

我也相信投票選舉是有一定利益的。至少，在全國強迫選舉時，每一國民至少在其國家之政治生活中可以得到

現在我們又有一個極困難的工作，就是如何保證下院在一切重要事務上的優越性。

如果讓長椅子上的議員在委員會的工作中有其真正的生動生活，在行政的支配上及立法的成熟階段中有其相當的地位，並且暫時擱置議院中的爭辯，而致力於比較重大的事情，則必有更大的效果。

下院常於其爭辨立法或政策之原則上表現其優點，而這種爭辯又是極有意義而且水準很高。對這種情形，上下兩院，從整個說來，須有相當的限制。其所餘之工作應當在委員會中進行。

如果我們想得到財政上的立法與行政之最大的有效民主支配，則基本原則與機械的行政之區分是必須的。順這個方向，第一步實際的改進，政府必須在每一會期的開始，在國會中定下若干立法行動的計劃，這計劃須延長相當的時間，至少一年。

關於行政

行政的支配須以有效的下院委員會來施行。每一委員會繼續執行某種特殊的行

政事宜。其中會員須作到政黨的分野只能存在於下院本身

委員會的最高可能數目可以預定為十二個左右，每一個裏面得有五十個會員。

關於上院

貴族院在民治國家中只成一種無為主義，不會有什麼積極作用。它可以成爲一個元老院，只能給它們的官吏完成立法之形式，而此種立法實際上也許很快地已爲下院所討論了。

以上幾點修正，其本身固不足以避免民主政治之困難。但是，在失敗的十九世紀之民主政治與將來自由而有效的政府國家（爲時下一般人所企望者）之間，它可以成爲一個最重要的橋樑。

克里普斯作 (Br Sir Stafford Cripps)

三、記者案語

以上兩文見之於 News Review 第八卷第廿一號。兩位作者都是以英國人站在英國的立場說話。威爾斯一文恰似上次世界大戰中羅素等人之精神獨立宣言。羅素爲此宣言而入獄，而人類精神之向上追求却無已時。今日的世界

比二十年前多。威爾斯所宣布的今日各種政治機

構之罪惡並不亞於當年。政治的罪惡就是愚蠢頑固而墮落的黨徒，騙子，與政客所造成。所以創造的思想家，知識的工作者，必須拿着理性來揭破這些黑幕，以理性的非暴

動的革命運動來宣布人類的前途，以獨立的精神，創造的思想，來建設新的秩序。中國的抗戰不止是求我們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而是核心裏面蘊藏着對這些罪惡的實際攻擊與殊死的直接鬥爭。我們要爭取自由獨立，而在奮鬥過程

中，我們也企圖建設一種政治機構與新的國家政體。所以我們全民族人人心坎中必須意識着一種新的機構與新的政體。如是，方可給那些罪惡一種鮮明的對照，方可博得世界上前進勢力的同情與擁護。如果我們只是打倒了倭寇，而在政治上打不出一條新的路子，則即是辜負了這次抗戰

的偉大使命。

新的機構，新的政體就是一種既能保持自由又能吸收效率的政治組織。克里普斯對於英國政治的補救就是過渡到這條道路的橋樑。我們前幾年在國家社會黨宣言裏面說到：『我們於政治是把根據效率的科學與個性差別的科學以

與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義調和爲一，於經濟是把易於遺產的集產主義與宜於分普的普產主義以及側重自治的行政主義調和爲一。」這個思想，發之於我們，是早已滲透了十九世紀的民主政治之失敗與今日社會之不得不注重效率與組織。我們自信這兩個成分在理論上並沒有不相容的地方，而在事實上也是可以作到的。現在一般神經脆弱的人，持着兩刀的急躁態度，以爲這兩個成分是不相容的，以爲不是自由主義就是獨裁主義，以爲這兩種主義的長處是並不能結和在一起的。我們對着這種人只是以自甘墮落目之，並不願與之多所爭論。現在我只請他一看克里普斯的補救辦法，是否爲一種荒謬怪誕不切實際的空想。如果英國的巴利門政治能逐漸向這條路子上演變，則這兩種主義的優點的結和，在事實上，已經是不可能而幾近於實現了。我們所見，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一條新路子。

在英國有國會。在我們有國民代表會議。不過他們是以上下兩院組成，而我們則以全體公民與各公開政黨組織之。克里普斯主張下院在一切重要事務上當有其優越性。要達到這個目的，他主張在下院中多設政務委員會，下院議員在其中當有切實的權力，支配行政及立法的權力。這

是對英國的巴利門而言的，若在我們，則不須說。他主張在國會中可以爭辯立法或政策之原則，在委員會中則只須

措施進行。即是說，在國會中須要論，在委員會中只是行。我們主張在國民代表會議內決定行政大綱，議訂法律，這是討論的時候，而實施則付諸行政院及各部會，這是行的時候。他說基本原則與機械的行政須要分開，而我們則說國民代表會議所議決之行政大綱，與憲法有同等效力，非行政院所能變更。因爲行政院是屬機械的行政方面，而不屬基本原則一方面。這也就是說行政院只負行政效率的責任，不負政策變更的責任；而克氏亦說委員會之目的不在解決或爭辯立法之原則，而在監督種種行政之效率。這幾點的對照，在見解上精神上都是極其相似的。克氏以此來補救其巴利門制之政治，而我們則以此來構成所謂修正的民主政治。其共同的目的都是在想一方面達到極其民主民治的自由平等，一方面達到極其有效率有組織的行政統制。這種具體的辦法是不可能的嗎？是空洞的調和論嗎？

惟有自甘墮落的人才不承認這條新路子。

這是一種具體的方案，這個方案在事實上是很容易付諸實施的。但是人們的愚蠢，頑固，與墮落却不向這方面走。所以思想家，知識工作者的精神獨立運動是必要的。我們須激起一種健康的，理性的，及有希望的社會奮怒，以肅清那些盲目的黨徒，財政的騙子，愚蠢的政客。我們反對暴動的革命，因爲暴動的革命同樣是愚蠢，頑固，墮落與罪惡。

英國之兩重政策

一九三九年三月之意義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國軍隊開始向奧之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進攻之後，本時代之歷史，即有重大之轉變。而各國不定之政策，尤其是羈縻不定之政策，至此而益明朗，不能不有斷然之決定。捷克不僅被侵，且整個歐陸均受威脅。所謂慕尼黑協定最後之拘束，已不復存在，而彼等所願之言亦復徒託空言。納粹黨人向所標榜之民族原則，以前尚有所範圍，至此則漫無限制。因此兩年來英國所主張之調解政策，遂不能不有所搖動。整個歐洲只有兩途可辨：若不俯首聽命於納粹德國之支配，即當起而抵抗暴政之侵凌。

英國之政策，因此在言論與行動上發生迅速之變化。數日之間，內閣總理張伯倫即表示其未來行動之決心與行動。於是遂有與波蘭土耳其之聯盟，羅馬尼亞及希臘安全之保證，企圖與蘇俄聯盟之協商。同時英國政策已明見於言論者，為數不鮮，而其中簡括明要者，當以外交部長哈利法克斯六月二十九日發表之演詞為最。查其演詞大致可約略而言者，有下述之一段：

「假定再有侵略之行動，吾人唯有立刻實踐吾等之誓言，傾全力以抵抗之。……吾等首當遏止侵略。因武力主義實為調解糾紛之大礙。倘能立刻放棄武力主義，則一切懸案均易解決。英國政策現在建立於兩重目的之基礎。一為堅決抵抗武力之侵略，一為承認世界各國重建和平之願望。吾人於

此種空氣中，可以考慮居民地，原料，德國所望太陽下佔一席地，戰爭，與及足以影響歐人生活之種種問題。吾等之工作，將從事重建國際秩序於轉瞬微僅之基礎下。但此間雖範圍過大，殊非今晚所能盡述。但願舉其凡，為諸報告。」

本小冊之作，係在波蘭外長之演詞，即第一續即停止侵略，然後大家爽快作一切之解決。至於哈利法克斯所述兩重政策之範圍，內容，及未來之實際消化究竟如何，且得吾之中述。

早期之英國政策

當一九一八年巴黎和會對德終止其敵對之行為時，聯軍方面，因居於勝利者之地位，故第二次主要之大戰，得以避免。亦唯賴此蔭庇，始有建立較固基礎之世界和平之議，而探際聯盟之新組織，遂得告成。盟約規定會員各國於保持主權獨立之點，尚須接受某種限制，及負擔某種義務。該等非俟別國的若干國家查明真相之後，不得擅動干戈，以兵壓境。而且對於任何一國之橫受別國侵凌之時，須參加集體糾紛之工作。此外盟約，又復規定現狀之變動，須以協商或條約為解決，并設立一種行政之機構，為各國合作解決經濟的，財政的，社會的，或人道的種種共同利益之問題。

既無一國敢向聯合之國家挑戰，而羣又忠於盟約，則所望之和平，有所確立。國家之軍備，自是不為國家之政策，而係聯合起來為國際公法及國際秩序之保障。此種公共安全之聯合，比以前之若干國家聯合以對抗另一集團之聯盟，有所不同。即此種公共安全之聯合，係專為敵對彼此份子中茫茫不可知之侵略者而已。

此種新政治機構之希望，與世界政府之新觀念，慘淡經營，在再且有一十年之久。最初之時，雲蒸霞蔚，頗有旗進。但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情勢劣轉，但仍屬慢性之沒落，而非驟爾失敗也。

失望之原因暫且不必討論，吾人所當注意者，即係大眾對於國際聯盟漸漸失望之期始。張伯倫先生亦以此故，於一九三七年轉以調解之政策以代盟約之拘力。亦唯此時日本首以侵略滿洲向國聯挑戰，而國聯之所以應付之者，徒為口頭之抗議。其後德國納粹黨人，掘德國之政權，在英法之不抵抗態度之下，恢復其固有之武力，重佔不得駐兵之萊茵區域。意大利又併吞阿比西尼亞。英法之間，因政策目的之不同，祇能令盟約諸國作局部而無效果之抵抗，因而產生兩讀不良之結果。一為國聯威信之失墮；一為使意大利說離英法之交好，而轉與德國相提攜。在西班牙方面，內戰頓起，共和政府有蘇俄之幫助，而國民軍方面，則以德意為後合。當此時也，以英法及其可能聯盟之國家為一疊，以德意或日本為一疊，肇大戰爆發之基。重以國際聯盟方面自德意日三國先後脫離，美國又東身自愛，少所預事。所謂牽制德意之力，誠屬太微。張伯倫先生見此國際聯盟不足以為協商之主要機構，且覺重建國聯制度又屬難能，遂與德意作直接之談判，以為少予彼輩以利益，使其滿足，藉以遏其侵略，於是不惜躬自訪問，直接談判，創立不干涉委員會以緩

和西班牙之內戰。凡此措施，都無非欲於時局有所調解。張氏本此政策，前後兩年，其間個人之失望，敵黨之反對，甚至親信之懷疑，俱不足動其心志，而獨裁國家所作桃李之報者，雖甘言而斷舌，雖信誓而脫食，而其所行動上仍一貫孤行，侵略如故。同時張伯倫先生之調解政策，對於若何當退讓，若

何當抵抗又未明言，祇行動所示，對友對敵，視同一律。對於一切之要求，只要不直接危害英法之利益，似都可以接受。此種政策之成功，全繫於獨裁者之信義。但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之後，則前此之希望，盡成泡影矣。

兩重政策

曾經宣布而在實行之新政策，與以國際聯盟為基礎之早期政策及調解政策，均有差別。

新政策所異於調解政策有三：○對於進一步之侵略，予以立刻之抵抗，非俟積極之侵略，有一定之遏止限制時，延緩其讓步。○設法增厚集體之資源，以抗軸心國家，承認負担特殊之義務，不特於英法本身直接受危害時，給予抵抗，即中東歐洲各國受敵時，亦予援手。○苟有侵略者放棄其侵略，則隨時可作和平之解決。

此種協定與國聯制度殊有不同，此明明聯合相識之朋友，以敵對相識之敵人，與國聯之團結，以禦一不可知之敵人，有所不同。而所集結之力量，雖足以使侵略者裹足不前，或足以敗侵略者之進犯，究非龐大之力量，足以阻止侵略，使其不致發生。而且所訂之協約，又不公平，或為有限之範圍。譬如英國對於希臘及羅馬尼亞之安全，已予保證，但如英國有戰事時，則彼等無援手之義務。即使協定為雙方互惠，然所包括亦為不廣。譬如英國有事於地中海時，波蘭無援助英國之義務，或波蘭之受侵，土耳其亦無援救之明約。更有一層，所有協約，祇限於抵抗侵略一點，視國聯之辨離解紛及作種種積極之集體合作之功，有所不同。

但此種新協定與國聯原則有異，在仍舊時，因彼等雖不盡有國

聯之目的，究仍循國聯故轍，努力於其所謂精神保護之一途，而彼等之立場，不如軸心國家之助桀為虐，彼等亦不如以前之調解政策，坐視別國被凌而不加干預。因此彼等之行動，已嚴重威脅集權安全制之端，且可以促進國內近年來最大之團結。

國家之團結

過去數月中，英國民衆對於外交政策各種不同之輿論，已縮小其範圍，以爲問題之焦點，在於人，而不在于主義。幾年以來，國會內整個之工黨及自由黨之反對份子，以及國內相當數目之民衆，都不值政府任命足以爲國防屏藩之國聯制度崩潰之行爲。即平素贊助政府之一部份人士，亦具此感。因如一九三七年權勢失均，國聯不能如前執行其職責時，構成國聯之中堅份子，遇事前當能瞭悉，有以補救。即不然，軸心國家，退出國聯之後，國聯制度，雖爲勢較孤，不能賴以成事，然此正是爲改組之機會，正可以邀請蘇俄加入以厚其基。因軸心國家對於共產主義盡情排斥，則蘇俄之加入國聯當在預料之中，不特此也，彼軸心國家，無不倡其排擠左派之說，則勞働與職衆聯會之運動必予政府以同情，以厚其抵抗之實力。同時，又因軸心國家蔑視言論思想種種之自由，故自由黨亦必贊助政府以抗此專制。彼軸心國家不獨威嚇大英帝國，而且一切帝國主義之國家，於是怵於生存搖動之危險，遂眷顧於不甚相近之蘇俄。既然軸心國家對於各種利益之團體均有侵略之影響，則國聯爲進行其立身之使命計，自爲衆所矚目之場所。因此左派得與不甚相信調解政策之保守黨相聯合，共產黨得與民主派相聯絡，自由黨得與蘇俄之獨裁者相聯，自由黨得與小英倫派相聯合。西爾爵士 Lord Sillitoe 十年以

前曾未料及一九三八年時，竟曾與邱吉爾路易喬治以及波蘭蘇俄者其共同維護國聯之制度。因此國會之內一致團結，咸以維護國聯制度爲目標，而對於波伯倫之調解政策，表示絕對的反對。

自去年（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張伯倫氏改變作風，身取本小冊子所述之新政策。不獨具有國聯之意味，而尤與國聯之基本原則相聯合。一班維護國聯論者，至此亦覺國聯制度決不如數年前之可以濫用，即使實行重建，亦當行哈里斯斯所述之第一步驟，庶幾其可。

因此之故，英國之輿論，不再如曩昔之分步，除極少數人外，咸一致主張抵抗侵略，認爲此爲一切成敗之先決問題。

但此并非表示一切重要的不同立場均已銷失。對於新近政策者之能力與決心，仍多疑慮。而曩昔主張行政上與經濟上之改革者，亦助長吾人國防之聲勢，而懷疑此種改革之效能。然而此類之疑慮與政策之疑慮者顯有不同。但無論如何，整個國家已具真正之團結精神，使國家可以全副力量以試驗各種之政策。但光明之前途，能否實現，胥視兩重政策之能否發展爲定。

國家與集體之力量

新政策開宗明義，即爲遏止侵略，故其第一需要爲充實本身之力量。一方面固須擴充團結同盟之國家，一方面亦須增加國內之實力。但對於前章所言，現存條約及進行計劃尙多缺憾之處。

最顯赫莫定之因素，即爲蘇俄之地位。因觀念關係，訂立盟約，或有所不能，但德約諸國，最後爲自身之利益起見，有不容不與蘇俄訂盟者。若在三月間，蘇俄對於防衛波蘭，未有英法聯盟共同防護之可能，但吾人徒以談

慮蘇俄之是否能夠如此，而坐失時機。但蘇俄本身，固甚明瞭英法助波抵抗侵略，無甚成效；但彼亦熱誠維持波蘭之存在，足以避免德國直接之磨擦。今不論協約國家是否拉攏蘇俄，但德國至少亦當承認倘以波蘭為附庸時，蘇俄必挺而干預。但蘇俄之態度，相信必致過於鋒芒。

至於吾等之國防設備，最近數月來大有改進。缺點最多之空軍，已大事擴充；防空進行，亦不遺餘力；不特對於參戰者之空防設備完全，即有若干種人，亦經移出危險地帶。倫敦一隅，不復為無防空之設。言夫海軍，雖常超越敵方，但仍續加發展，而陸軍方面，雖就大陸標準視之為數甚少，但經軍事訓練法實施後，人數驟增。同時工農動員，經供給部之計劃，已從事於糧食與原料之積藏。但在若干方面之進行，似仍太緩，有待於改善。然自去秋（一九三八年秋）飛突猛進，不可以道里計。然則敵方之翼以克服吾人者，追為不可能。但吾輩之缺點，亦至明顯。故一方面須得與國之協助，一方面須儘量充實本國之力量，務於戰時確能為勝利之把握，及務期廣樹敵手以為對方害。凡此皆施行新政策所當務者，然此僅為促進新政策之一法而已。

積極的和平

國家的集體力量固屬必須，但仍不能引以為足。如吾人徒以戰爭以應付戰爭，若無其他積極之政策，以代替戰爭，則前途殊不堪設想。如無積極之和平，置於獨裁國家民衆之前，以供其選擇，則彼輩將支持其政府，作無限制之侵略，而成爲兩大均衡之武力對壘。其結果必爲最慘烈之鬥爭。物質漸減，生命變賤，雖勝亦無所獲。

但在長期之鬥爭中，殊不易發覺此種建設之和平之興趣。與國以外，其

他國家更不易表其同情。故吾當克服侵略，然後始足以立信於天下。

此期爲哈里法斯之英帝國目的之兩重基礎之第一重基礎。然彼所提議者，祇建設的、積極的、和平原則，至於如何計劃，推進，尙有待於同志之協助。

和平方案之內容及其性質

然則吾人所須者，爲具有勇氣而明白宣示之和平政策，明定若何爲吾人所當爲和平而宣力，若何爲吾人所不得動以戰爭，尤須以吾輩親定和平之條件，即吾等之和平目的，應與吾等作戰之目的相符，且亦須與吾等所獨負責任之任何和平條約相符，吾等即使獲得最後之勝利，亦不願和平之錯過。

然則此種計劃之內容，與性質，究將如何？曰計劃之目的，必須感動德國人民之本身，必須引起關係較淺之國家之注意，與獲得其助力，必須爲吾國樹立國內大團結與自行淬勵之基礎。

但如不立定根基，遇對方有所要求，即行讓步。則常無成，或稍感困難，而即畏縮，亦適足以暴其弱點。此則不特挫一己之志氣，失朋輩之交好，長敵人之氣餒，且予貪饕者無窮之慾望。是誠助長欲治反亂之風，至不足取。此種讓步在其本身，原屬無所止境，即以穩健而論，以爲退讓至不危害國家之利益爲止，亦不足取。蓋一經讓步，則國內黨派，必然渙散，與國分議，而自已遂得對方無窮慾望之門，將何以因應。

故吾人如欲刊布以吾人現在之權利爲犧牲之積極的和平方案，必須明白宣示以停止侵略及停止威脅獲取未來利益爲先決條件，且須大衆之擁護尤當附帶申明停止彼此間之軍備競爭，及軍事設備。

如上述各項，都為方案所涵蓋，則其性質必須為普遍與公道。其功用不特減目前之危險，且當為未來永久和平之根基。其內容與傳遞方法，須為世界所公認，換言之，即德國對之，亦無異議為是。

德國人之心理

如吾人欲計劃一種適合吾等之政策，而同時適合納粹之胃口者，殆不可能。凡留心近幾年來時局演化及會讀恩諾先生所著之 Mein Kampf 一書者，俱同此感。但如以為德國政府之行爲，係代表德人人民之思想者則未免言過其甚。即德國政府可以不顧人民之思想與感覺而任所欲爲，亦屬言之過移。何則，德國之統治者，常藉宣傳以瞞騙人民，即其明證。惟其宣傳微妙，深中德人之心，同時吾人又無其他正當之途徑，昭示於德國人之前，故其宣傳頗得相當之反應。在此局勢之下，吾人究能否覓求適合吾等政策，而同時又適合戈培爾所宣傳之「包圍」之恐懼，與「太陽下佔一席地」之企圖。德國目前之人民，俱非盡由幼年即浸淫於納粹而至於成年者。彼等盡沾於納粹主義，爲期不過六年時間。雖則類似童年即經納粹洗禮而不接受其他思想者之思想，但此種橫過一時之思想，究不能謂其。摒除其他學說者。因爲百年以來，德國幾曾一蹶而成自由之國家。倘前次大戰告終以後，聯軍方面之政策較爲有利於彼時，則其自由國體之確立，無待贅料。即前年之際，亦難有此望。因彼等固常懷疑納粹之宣傳。因極欲避免戰爭，固極明瞭別國對於納粹之惡感。徒以納粹外交續有成就以增其兼政之聲望，於是一時不滿納粹之思想又復略爲消沈。正如病者之服用興奮劑，以治一時，而距其全愈之期

，又復修遠，而納粹說以「包圍之恐怖」之義，俾思想較清之人，亦覺懼，而加入團結爲吾人敵。然此種虛言宣傳一才道破。即不生若何效力也。願無論如何，糾正德人思想一層，不獨爲不易之工作，且須十二分之技巧從事。吾人於計劃任何方案及使之以聞之前，必須詳晰德人之心，庶不致事。

民族之心理勢扼要莫如由弱轉強之階期。德意日三國最近俱由低下之國際地位，一躍而起。以前飽受其凌，遂致復仇心切，亦惟此故。故其動作，每令人見而生畏，此殆比心理學上所謂自卑情緒，或自尊情緒爲尤烈。因其兼有二者之劣點也。何則，以其兼有弱點而復仇，作武力之好讀故也。其成功固如飲酒之興奮。但一杯屈辱回憶與武力易釀之酒，殆不過如一時之興奮劑而已。

明夫此，吾人將進而探討思想比較自由之德人，對於其所不贊許之納粹政策，何以又有同情表示之原因。

第一，彼輩一如大部份之德人然，深覺希特勒曾恢復德國固有之國力，廢除不平等之條約，認爲凡西賽條約爲威爾遜和平十四項，及一九一八年勝負大定二者之產兒，雖其內容不少公正與理想之處，然亦不鮮勝者對於敗者盛氣苛求之詞，其後雖迭有改進，但殘餘終未盡去。

凡爾賽條約之欠公允，實爲意中事，因公平祇爲承平而非衝突之產兒，而公平之解決，除極少數之場合外，多非武裝戰鬥後所能盡立。佩劍出，必猛擊於平衡之中。故無論任何條約，在此情勢之下，必富於武力跋扈之反映。吾人此次戰前迭後，必須以協商而代苛求，庶幾和平得垂久遠。

吾人尤須考慮德人所念念不忘，「在太陽下佔一席地」之言，係因其失去殖民地，而感覺經濟空乏之後而發之呼聲。此雖歸咎於殖民地之消失，欠其公允，然空穴來風，亦有所自。

第三吾人須置念「包圍」之恐嚇，何以感動德人心理者斯之深刻。自俾思以時之承讓者，忘却俄國之後，此種恐嚇「包圍」政策之心理正與英國恐懼海上交通之受干涉同其重要。際此德國猶事侵略而吾國先得封鎖優勢之先，固不易分辨「包圍」政策之屬性，誠如法國之侵魯論 *Wey*，在吾人視之，早成過去，而於德人則恍若目前。方之包圍之說，思過半矣。

最後吾人願慮德人心中之建設目的，究屬何若。據吾人觀察德國之經濟統制，實為軍事之準備，而德國之人民，則以為如將此種從事軍備之工業轉而從事於公共幸福之工業，則大多數之人，必樂其爾。此種願利，殊非早期之私有資本制度所期。不論此說之是否，吾人正不必宣揚私有資本無限之競爭，歐洲政治之聯繫，亦同此感。吾人固要維持歐洲大小國家之獨立。但此并非最終之目的。吾人甯不可組成一個「歐洲合眾國」，以解決一般之政治經濟問題耶？然則此種制度一經推行之後，則德國正可與列國合作，而自裨益，又何事侵略而後方能自益耶？

和平方案之精神

因篇幅關係，吾祇能就任何和平方案討論其實際之精神。吾甯詰問題之所在，不願作問題之答語。

第一，吾人須坦白承認凡爾賽條約之真實性，主張代以站在力量平等上之協商的條約。為先決順利進行計，且可將作戰罪魁之一段，予以刪去。因

該項辭句，足以引起反感，且經四年苦戰之後，又為政敵法庭之判語，更不足以昭折服。故此種戰爭責任問題，不宜包括於和約之內。

所謂包圍

吾人更應注重現在吾人條約之防護或條約之消極方面。譬如吾人與法國訂立攻守盟約時，固已承認如法國橫受別國之壓迫，吾國必予援手。但如法請自先啓釁，或其支撐另一甘為我首之同盟而惹來之侵略，則吾國殊無援手之義務。此理雖顯，然際此風雲玄黃之秋，固不便見諸明文，以削弱英法聯合之聲勢。然亦當與法國明言，以期彼此領會而方為可。凡此消極之規定，如能確立於條約，自當有益於雙方。然則吾人何獨不可向德國直接提案合約，正式訂明吾等及彼，如遇任何侵略時，俱一律退出漩渦，嚴守中立為愈乎？

「太陽下佔一席地」與經濟之機會

「呂賓士林」*Luftfahrt* 或即為太陽中佔一席地之謂。為德國統治之要求與野心，正如包圍為其傳統之痛惡。如將其義演譯為要求於德國境外獲得原料及市場之義，則此種見解，當為自然的合法的，及可能實現的要求。如若演譯為覆滅他人之國，以搶奪其所有，則凡懼之者，必起而抵抗。其有盟誓共存榮者，亦必起而助其抵抗。如果德國欲取得殖民地以補償其國內原料之枯竭，實為不可能之事。蓋德國之殖民地，就一九一三年而論，祇有裨於對外貿易百分之零五。雖此比率容或有增，但總不能符其所望。一切之工業國家（吾人亦概括在內）祇有在其部徵尋求主要原料之補充，而非有賴於外土。亦唯只可專顧國內貿易，而非取價於殖民地之原料。至於多民問題，

誠如哈里·斯所指，德國不獨無人口過剩之患，且常感人力不足，而須大量引用外國之人民。然德人自己總不肯直認，自必藉詞以爲此係高度軍備之餘所必然之特殊情況。但即使在一九一三年當移民問題尙屬自由，而經濟情況又復平常之際，則遷入及遷出德國之人正復相等。而且大多數之德人，均向南北美洲移住。大戰後之限制移民藩籬，爲歐洲局勢緊張之主因。

除非積極之建設，若此空洞之爭辯，仍屬無效。總之吾國與許多國家，對此問題均願予以助力，如德國肯化干戈爲玉帛，吾人可以幫助德國取得原料，不獨以公平之價格充份供給之，且可採取於彼此幣制有利之交易制度。吾人并可開放吾人殖民地之市場，并盡力爲之擴充。因有許多地方，大足以供雙方發展之駢進者。即吾人之自治領，或其他從事工業擴充之國家，均可允許或獎勵德人之內移。

殖民地

殖民地問題，爲吾人所提出和平方案中最難解決之一部。吾祇能申述其主要因素，及若干結論。

英法日葡管理德國以前之殖民地，俱爲委託制，前後共有二十五年。但照威爾遜當年提出十四項之第五點而論，則一切殖民地之支配，對於居民之利益，與適在統治國家之公正要求，均須兼顧。德國人士，不獨納粹黨人爲然，均覺「願全居民利益」一層，已被抹殺殆盡；而思想比較進步之人，同時亦承認第二點所謂適在統治之國家之公正要求與委任統治制度之精神相符，但無論如何，如德政府態度和平，且屬人道者，則殖民地之歸還德國，原亦不無理由。第將此等居民歸於殘虐低等民族如猶太如捷克之德國總督之手

，則不特失却政治家之風度，抑足以示吾人之庸懦。同時將重要地點交與德國，反予彼不事和平而轉事侵略之機會，則誠太笨。但如殖民地轉讓與真正之委任統治之統治則又當別論。但德國最和緩之人物，其見解亦不肯承認此種曾經德國一度統治之殖民地之國際共管性。

本來關於此點，純爲一般之殖民地政策，且吾等解決之方，須衡以發動後之列強帝國主義者之力量，及自己國內大眾之意見，而後可定。

潮吾人所以取得若干之國外殖民地者，原係因商業之冒險，因海權擴充後驟然之收穫，因戰勝而得，因根據固有之殖民地而向附近新擴之外圍，因對方之泄沓及我國策之善用。在外人視之，凡此五者，無非出於發展商業，發揚國防煽敵人等動機。結果經濟上與國勢上，有種種裨益。

但吾人須知得之如獎品者，當亦治之如公司之董事會焉。吾人於殖民地策早已立有引之自治之信條。一切自治領，早已有其獨立政府。印度亦循自治而勸進。其餘殖民地，亦由半自治而向自治之途挺進。且吾人統治殖民地，不獨願全該地之人民幸福，且兼顧世界人類之幸福。截至最近，始有停止門戶開放之決定。然哈里法斯此種之決定，相信於較好環境時，當亦有以更易。

鄙見以爲世界之殖民地問題，已成爲世界之問題。故吾人得準備對世界承認統治殖民地之責任。此即評彈吾輩爲帝國主義之國家，能否共同促進殖民地之賦金石，亦爲測驗吾輩對於殖民地是否有董事會權實之真誠。

但無論如何，目前尙不必斤斤計議殖民地是否由國際共管，或由機大牽

任統治制統理。因有許多地方尚須特別之考慮。但吾以為對於非自治之英屬殖民區，如非洲一帶，儘可先行委任統治制，以為首倡。

英國之宣言

以上所論英國之政策與貢獻，所以不厭其詳者，以其為吾等必須考慮及必須立刻努力解決之問題。

論者多主張召集世界大會，此於某一時期內誠屬必需，但此為日後之事，而非目前之急務。因最初小小會議，將必可擴為大會議，而第一要著，即各國須先有準備，然後作國際之協商。即第一，吾人須準備貢獻世界和平之方案，然後予以明白之公布，但此殊非一篇或連串之演詞所能勝任。因演詞祇能概括原則，不能盡舉其微。為轉移德人之思想，我正告世界人士，非有一定之具體方案，明白昭示，不易收功。故吾主張以國家之宣言，詳閱哈里法斯之兩重政策之第二部份，且其送發之時間與方法，又須特別之考慮。但目前最急之務，即為即時着手草擬，但此非純為起草之問題，必須與吾人之盟友商妥後，方能動筆。時不我與，圖之宜早。作始雖艱，而收效則大。

吾人倘能將其具體之和平方案，以白皮書分送各國政府，同時又繼以解釋此案之演詞，紛紛以無線電播達各國，則國際情勢，勢必好轉，必能使德國之人真正領會，必能得其他國家人民之同情，且亦足以鼓舞國人之精神。如此或可遏止戰爭；即不然亦可縮短作戰之期限，而藉於成功之途。再退一步而言，縱不能有益於戰爭之消滅，亦足影響各國人士之情緒，於將來終止戰爭時，有較美滿之解決。

時論之六：明教化

牟宗三

教是指教育言，化是指文化言。我們以祖先傳給我們的文化教給子孫，

使我們子孫會生活，而且會按照一種道理而生活，這便叫做教育。人是天生會做作的動物，這就表示說，人生下來就落在一種道理系統中生活着。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從天命上說是至公無私

的，所以從性上說也是純粹無雜染的。能順此純粹無雜染之性而生活，便就是道了，或者說就是合於道的生活了。但是事實上，這個性只是教化所以可

能的根據。人類並不是一往就會率性的。所以必須用一種方法或道理使其復初而率性。這些方法或道理就是一套一套機括。我們人類必須在這些機括中

生活着。這些機括就是我們的生活型，也可以說就是文化型。好像任何東西必有它一個樣子；沒有這個樣子，便不成其為物了。人也是如此。孔子說：

「立於禮」。禮就是人類生活的樣子。沒有禮，就沒有生活，就是說生活是立不起來的。所以人類一定要立於禮中。禮就是道理系統或機括。理學家說

有事於習，無事於性。性是純粹無雜染，在這裏是用不得工夫的。習是後天的染污，我們須對它下一番工夫。用一種道理或機括啓迪它或規正它，使它

歸於性，習歸於性便是善習，也就是善的生活。這也就是說，這個人是活在他應當活的那個樣子中。在此我們可以把握的話改一個說法。我們不說性

惡，其善者為也。我們說性善，而善的生活為也。實在說來，荀子所謂性不是

孟子所說的性。他的性質在是指習而言，是形下的。孟子的性是指體質，是

形上的。(有人以為也是形下的。我們不贊同此說。參看辨虛實篇就可明白)。可是在形下方面，習有善有惡，而自習上論性之善惡或不善不惡，都是沒有什麼道理的。荀子以為要證明教化之有效，就主張性惡。其實性如真是惡的，教化便不可能。所以我們一定得承認性善，即是說一定得承認理性之性。孟子的性是理性之性，所以是善的，是形上的，荀子的性是情欲之性，所以是惡的(也可以不惡)，是形下的。性善，教化才可能。善的生活固是由道理或機括而造成(爲)，但性不善，也不是硬造得來的。簡單言之，善的生活就是用道理或機括將社會中所認為不善的情欲之性如自私化歸於理性之性，就是說由理性而來的善習。所以善的生活是爲的而善性不能是爲的。

文化就是我們所教的與子孫所接受的那些道理或機括。性雖是普遍的，無雜染的，而這些道理系統或機括型却是特殊的，有雜染的。我們以性或理來教人。性或理本身無雜染，以我所理解的性或理來教人，則即是以一個道理系統來教人，此時便是有雜染的。雜染不是性或理，而是這個道理系統。但是我們又不能用性或理本身來教。如果這樣教便就無文化了。老子的思想，或許就是如此。這樣教，就是無教。要有教，必是有一定的道理系統，即是文化型。文化型既是特殊的，有雜染的，所以必又是多的，可以各不相同。這種文化型的統緒，從究極上說，現在可以指出兩大類：一是西方的宗教型，一是中國的禮教型。前者是超越的，後者是內在的。超越則有虛幻，內在則近實際。此其大較也。如果細分之，則各民族各國家，甚至各社團，皆有其不同的教化型。如西方有科學，現在大家都盛倡以科學行教。政治上又有民主與獨裁之分，亦可各自成教。經濟上有自由與計劃之分，亦可各自成

教。但這些都無必然性，一定性。中國雖未發展出科學，但一定說中國人無科學本能，則無人能信。蓋科學本能是智之表現，乃人類之通性，不過其表現之方向常有不同而已。至民主與獨裁，自由與計劃，更是極隨便的，並無一定不移性。它們都是隨事態之演進而出現，亦皆爲人類本性之顯發。並無特屬性。喜歡自由是人之本性，喜歡條理(統制計劃)也是人之本性。我們不能說它們一定屬於某民族，一定不屬於某民族。所以在本文，可以不向這方面討論。但是它們都是教化型是無疑的。好像一個人喜歡藝術，藝術道理就是他的教化型；喜歡哲學，哲學就是他的教化型；乃至經濟，政治，科學，宗教，都可以成爲一個人的教化型。這些教化型，在一個人身上，我們可以隨着許漢明格，名之爲生活型。生活型實亦即是文化型，亦即教化型也。故文化與教育是分不開的。

本文明教化，將不指個人言，而是指民族文化言。即是說，我們將不注意那些太具體的生活型，而是要比較普遍一點講。我們說西方是宗教型，中國是禮教型，這就是一個很普遍的講法。這種講法可以使我們認識中國文化之特色。宗教的產生，說法很多。我現在簡單言之，其原因總是因爲人類之無能或能力有限。在這個有限上，人們常是有苦惱的。要彌補這個缺陷，就必須想出一個無限的萬能來幫助我們，安慰我們。所以西方人形容上帝總是用萬能無限，絕對等來描述。但是這個東西能否證明嗎？有經驗或邏輯的根據嗎？就是說，能够從經驗上，或是從理解理性上，來證明嗎？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一個信仰。哲學家用道理來證明，也是經不起批判。有一個笑話是很有意思的。某教會學校，有一個學生向教聖經的先生說：上帝是萬能的

嗎？先生說：自然在萬能的。學生問：那麼他造一個他拿不動的石頭嗎？先生說：不能對。這位學生也可以算是僥倖了。可是這位牧師也太笨，竟解不開這個謎。其實「拿不動」就不是萬能，既是萬能，「拿不動」就不該屬於他。現在這位聰明的孩子，將衆生分上的「拿不動」的謂詞歸給萬能的上帝，這叫做層次混擾。這好像問上帝他能成一個不萬能的上帝嗎？同樣的混擾。如果他能成，他就不萬能；如果他不能成，他也不萬能。這是一種謎惑。這種謎惑，猝然遇之，誠然令人無法應付。可是聰明的羅素，發明一種層次說，來解決這個謎惑。從此以後，當牧師的可以得到一個理論的立足了。可是這個難關雖過去，仍未見得有證明的根據。這在康德手裏，完全把他們的紙老虎拆穿了。現在當牧師的還得進一步徹悟。就是要明白上帝的存在完全不是經驗上或知識上的事，而是行爲上或信仰上的事。這是一種安慰，不能算是一種實在。既不是實在，當然是虛幻的。縱然它可以生效力，也不礙其爲虛幻，西方人是在虛幻中催眠自己。所以它的教化是宗教型。講革命的，一定要打倒宗教。其實這完全不相干。有宗教未必不革命，無宗教未必革命。愚弄孩子可，智者瞞不過也。其實人類是很聰明的。他會須要其所須要：他由得着上帝的時候，他自然會用，他用不着的時候，他仍然會與會淋漓的去創造，去奔忙，去爲非作惡。人類就是這樣的賤骨頭。上帝那裏管得着他？但是雖然管不着他，可是西方人仍然以宗教型的文化教化他們的子孫。

中國人不相信這一套。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比較聰明，也比較來得有氣魄。我們沒有宗教，而有禮教。禮是人與人之間的行爲規範，爲完成自己，

必須顧及他人。所以自己與他人之間，一定要有一個道理，譬如說，忠恕聖人之道。既有生，不得不完成其生。欲完成其生，不得不牽連他人。體是既成物，又成己。我們的祖先就拿這套成己成物的道理來教化他的後人，使他們會這樣去生，會這樣去成。因之，禮教也就成了我們的教化型或生活型了。這一個教化型是十分實在的，無有虛幻。西方人看天，中國人看人。西方人我你他分的很清楚，而天地人也是互不融洽。中國人以我你他的運環爲主，天地人就牽其中。所以飲食男女之間，莫非天則存在，外此無天也。日常生活之中，莫非忠恕聖人之道，外此無道也。這其中的天則或道就是絕目的，萬能的。我們須在其中受其約束，否則你不成，他不成，我也不成。西方人產生上帝，中國人產生理。理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它可以彌補我們的缺陷。如果一個人有了理，他就心安了，他就立起了，他就圓成了。理是可以證實的。他們不相信那些不能證明的幻象。中國人一方是感覺主義，一方是理性主義。這兩方面都是極開明極進步的表示。然必須合之，始有益處，分之則極有害處。感覺主義的好處足以使我們揭穿一切虛幻不經的東西。但推而至於其極，如無理性主義以組織之，則流於個體論。其弊弊將不知伊於胡底。辨虛實篇中已詳述之。現在的中國人就是太相信感覺主義了。如自私自利，只認識具體特殊，不認識抽象普遍，只認識親戚朋友，不認識國家社會，只認識利，不認識義。這都是感覺主義的流弊。英國人的傳統精神何嘗不是功利主義，感覺主義，但他們有理性主義，科學批判精神，以維繫之，糾正之，所以就得到一個好結果。中國的理性主義，則常流於表面的形式主義，所以就起不正面的積極作用。到現在，連這點表面的形式性也給拆碎了，越發

蘇俄強化德國戰時經濟嗎？

W. G. 作
高碧容譯

德國在經濟上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假如是自給自足的話，那就不用不著徵集商船，或對英法的海洋封鎖不至於害怕了。雖然德國在戈林將軍底獨裁下，四年經濟計劃，但依然要仰賴外國底入口貨。德國平時需要鐵礦二十六百萬噸，可是德國本部和他的附佔的奧國底產額合計起來，也不及這個數字的一半。德國所採用的鐵，品質十分粗劣，並且鍊鐵起碼要消耗超過總額百分之五十的燃料。德國每年需用二十五萬至四十萬噸煤油，但他却不能產生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在一九三七年她底煤油是用的，因為那時她底總消費不過僅僅超過

五百萬噸，她缺乏樹膠，也沒有充分的脂肪以供人體的營養。她所以想奪回殖民地，從經濟方面來說，是由於她需要菜油。在第一次歐戰時，德國和她底同盟國——奧地利——底領土面積是四十七萬方哩，協助德國的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底領土也超過一百萬方哩。但現在能够以原料供給德國的領土比第一次歐戰時太為減少了。

現在在德國和她所佔領的波蘭的一部分領土大約

三十萬方哩。在一九一四年，她可以開發比利時，法國底工業中心，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歐俄底最肥沃的地方；不甯維是，她又樹立了偉大的歐陸經濟集團，西起於佛蘭德（Flanders），東至於巴格達，盡屬於她底活動的範圍。

現在的德國，比一九一四年的德國，對於經濟戰爭的準備，更為盡力。她老早就實行節食，而且功效也比第一次歐戰時所含卒變化的，更加順利。嚴酷的國社主義政權統治德國，已經開時六年。德國人民故意減省消費，使得德國能積大量的糧食和軍需品。

但是從一九一四年以後，德國呈現着一個基本的衰弱現象，這就是沒有國外匯兌的準備金。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底黃金約值十億元美金，可是現在差不多枯竭了；那時德國有價值六十億元美金的外國證券，現在完全告罄了。在德意志民國時代所累積的外國款項和從奧國及捷克的劫掠所得，現在也耗費了大部分。

德國祇有兩個方法，能够獲得外國的貨物：一

是把出口貨售去，用得到的現金，來支付購買外國貨的賬，一是向外國借債。然而德國完全不能得到外國貸款，因為德國底信用破產，已經消滅了外國人對她的信仰。英法現在對德國實行封鎖，不許德國有入口貨，德國將來一定覺很大的痛苦；即使有外貨輸入德國，而德國沒有方法付賬，這會使德國受到更大的痛苦。

德國進攻波蘭之前，她底經濟機構極迅速發展着。雖然西線戰爭的需求和軍用品的消耗是鉅大的，最低限度，德國底經濟機構，暫時不能再加快速率。德國既彌波蘭，必然鉅量地減少了她底軍事設備，而補充戰爭的消耗，減輕運輸的浪費，或救濟工作過度的工廠，還要下一番偉大的努力。德國如果能無限制地獲得原料的供給，她也不容易把原料製成貨品，以應國內市場的需求，或運輸出口口的，然而德國可以把從波蘭或捷克搶奪的機器，售給外國。

德國遭遇着人力缺乏的困難。德國底軍隊進攻波蘭之前，她的工人已是不夠應用，所以他們迫得要工作過度。勞動力雖愈劇地加速，但工作的效率却減低了。而且工人即使多製造一些貨品，可是得不到多一此的酬報，結果使得軍事工業的高昂工資

，也不能刺激起工人底興趣。今年一月，德國改用工作八小時制，魯爾煤礦，每日產煤四十二萬四千噸，但在今年六月，工作的時間增加了百分之十三，每日出產反而減少四十一萬九千噸。

這種鉅量生產總動員所造成的鴻溝，德國却設立徵工制度來填補。徵工制度所徵發的，對象是婦女，店員，手工人或殘廢者。在捷克各地的愛國志士起來背叛德國，這是昭示着依賴敵國工人的危險。

德國斷不能希望現代被征服的百姓，來做效率良好的工作，除非是在軍事監視之下，然而軍事監視也非妥善的勞力經濟方法。

一個人在戰壕裏打仗，不能同時在工廠裏工作，這個簡單事實，沒有人可以否認的。前綫有一個士兵，使用現代化戰爭的武器，他需要在後方，有七個至十二個工人，在那裏為他忙碌。

德國底勞動力量缺乏，會決定蘇俄對德國經濟抵抗力的任務。蘇俄和德國合作，會影響德國和地底鄰近的中立國之間的貿易；這些中立國，很樂意把「剩餘貨品」，售給德國，來壓低德國的生產。

可是這些中立國銷售貨物給德國，德國時常用登記馬克（即威能在德國境內通用的馬克）來付賬，而這種登記馬克，不能變為貨物，因為德國沒有

閒餘的貨物出售。他們不願意做德國底債主；他們每向德國討債；所以德國想獲得新供給，一定要先還清舊債。

蘇俄有多餘的軍備，又有各種原料。她曾經把軍火供給西班牙和中國；也許她會供給德國。可是她能够供給外國的物力並不多，比方，她底煤油總出口額，在一九三八年，大約是九十萬噸，並沒有多餘的供給到別國。況且她底軍隊動員，她底軍火的消耗，當然要大大地增加。蘇俄在近期內，是不能完全復員的。德國到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路綫，一遭封鎖，蘇俄想從這些危險地帶撤退軍隊，便不能了，所以蘇俄底軍隊，必須配備完備的軍械。

情形既然是這樣，所以蘇俄可運出口的各種軍需品，便不見得多了。蘇俄當然不能夠為希特勒底權益，來減損自己的努力，也不合借大宗款項給德國。德國既然不能從外國獲得貸款，她想運送蘇俄底貨物進口的機會，便很微小，因為德國一定要把出口貨——蘇俄不能從別國得到的這一類出口貨——來支付購買蘇俄底貨物的款項；不然，蘇俄便把多餘的貨品售給英國和法國，因為英法二國底貨幣

在中立國底市場，可以自由地賣出，而且都可以購買各國底貨物。

任何國家都不能制壓蘇俄，這是蘇俄和波蘭邊旁的鄰國不同之處。蘇俄可以用現款自運的方法，運貨物給德國，以求換取德國底貨物和交通工具。蘇俄和德國的貿易是採取以物易物的制度，蘇俄給德國的援助，並不會很大；然而德國能够從蘇俄得到一些數量有限的貴重貨品。蘇俄假如有為蘇俄大宗重要貨品或軍需品給德國，那麼，德國底軍事行動機會便大得多了。

蘇俄而這種貿易能發展到什麼程度，這便要看西綫的戰事是怎樣；因為英法的軍事壓迫，可以決定德國人力和軍火的消耗程度，或決定對德國工業機器的壓迫程度。英法的軍事壓迫愈大，德國國內外的人力供給便愈小。

德國不能向外國掛賬買貨，她一定要用勞力的產品去購買。英法的封鎖，若果見效，這會減少德國向外需求貨物的供給。英法的軍事行動，若果不斷地採取出產軍械和軍需品的優越地方，這會加速德國的消耗，而使她底生產能力不能償補，不但是這樣的，更可以阻止她運貨物出口來充實她的經濟力。

這不僅壓抑德國底軍事效率。或將使德國底士氣，還可以使德國底鄰邦（蘇俄也包括在內）不願貸款給德國，或使她們不願將貨品供給德國，除非是採取現款自運的辦法。

譯自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
Theodor Wolff's "Der Kampf um Ostpreußen"

紀念哈利滿先生

蘇誠鑑

美日商約的能否續訂，大部份要看美國商人資本家的意願如何；但在未決定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敢請美國的資本家們不要忘了三十五年前你們的前輩哈利滿 (E. H. Hartman) 先生所演的「一幕悲劇」！

三十五年前，當滿洲平原的砲火已經停息，日俄兩國的代表正在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先生調停之下，在懷登斯舉行政談判的時候，日本東京的車站上卻如飄然而至的來了一位貴賓，不，一位財神——哈利滿先生。日本的官僚們，資本家等等是如奉至寶的歡迎着。

大家都知道日俄戰爭中，日本得了英國的援助不少，然而美國在外交上財政上給與日本的援助也不下於英國。這位哈利滿先生就大量的購買過日本在美國所發行的戰時公債。美國所以援助日本，理由很簡單，那就是想借日本的力量打破帝俄獨佔滿洲的企圖。日俄戰爭的結果，帝俄失敗了，但是美國的希望卻沒有實現。戰爭的結果是以暴易暴，日本代替帝俄獨佔了滿洲滿洲的門戶仍舊是關閉着。

哈利滿先生的活動也正可代表這一幕外交史上的悲劇。

在哈氏行滿中的是一個環球交通的大計劃。他個人經營着太平洋郵船公司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又是美國的鐵路大王。他的計劃是從紐約出發，坐上橫貫美國大陸的火車到太平洋的東岸，然後由他的郵船到橫濱，到大連換火車經過南滿路中東路，穿過西伯利亞大鐵道而到聖彼得堡，(列甯格勒) 在那波羅的海的港口中又有他的郵船，於是橫渡大西洋再回到紐約。在這個環球交通路綫中，他所不能控制的就是南滿路中東路和西伯利亞鐵路。他看出日俄戰後兩國都已精疲力盡，因此乘機想利用他的金圓勢力來收買這些鐵路。因為他知道這時日美兩國的感情很好，他個人也曾援助過日本。而日本在戰後財政上正陷於困難的地位，所以他便先從日本方面下手，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他到了東京。

這時日俄談判尚未成功，狡猾的日本人知道這時非利用美國的幫助取得美國的同情不可，因此日

本朝野熱烈的招待他。九月四日，日俄債實牙斯和約成立的前一天，哈氏在東京美國公使的招待宴上宣佈了他的大計劃。一個月後他與桂太郎簽立了「桂哈草合同」。大意是兩國共組織銀行團收買南滿路及其財產，利益雙方共有，所有滿洲事業的經營，以利益平等為原則。

這個合同是哈利滿計劃的初步成功。同一天(十月十一日)下午，哈利滿先生是滿懷高興的由濱濱登輪回國。在廣漠無垠的太平洋上，我們可以想到哈利滿先生一定在想不久他就可以坐了自已投資的輪船火車環繞全球了。世界交通的大動脈是操在他一人手裏了。

然而好夢不常。正當哈利滿先生離開橫濱的第三天，日本出席懷登斯會議的代表小村壽太郎回到了東京他反對這個合同而實際上日本政府也並無誠意履行它。所以便決定取消合同。在詭詐的日本政府看來，這合同不過是一時利用，騙取美國人而已。日俄和約既已成功，就不需要美國的幫助了。哈利滿先生在太平洋的輪船上是不不知道在日本三島上已經起了變卦的。他一直做着好夢到了舊金山。當輪船剛抵碼頭時，他接到日本駐該地的領事的公函：

「本領事奉本國政府桂伯爵訓令，於閣下抵舊金山之際，立即傳達以下之消息：日本政府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日之草合同，發見有更加慎重調查與研究之必要，因此要求閣下，至能詳細交涉時為止，認該合同為未決事件」。

哈利滿先生的好夢被打破。十天之後，當他到紐約時，又接到日本興業銀行總裁添田壽一代表桂太郎說明此事的一封信報。不過這時日本還不好意思立即把合同取消，只認該合同為「未決事件」而已。哈利滿先生也許還在夢想着有好的結果。然而到了一九〇六年他又收到添田壽一的電報說，日本

「請閣下將該草合同作為無效，」哈利滿先生的好夢就此完全打破。可是他還不甘心。一九〇六年春天，坤洛公司 (Kun Loong and Co.) 的斯奇夫 (Scott) 氏海歷遠東，哈利滿先生又託他作桂哈合同中的復活運動。可是數遭小村的反對而失敗。這以後哈氏雖常常想實現他的環球交通大計劃，例如美國企圖投資新法鐵路錦瓊鐵路，但都為日本所反對。一九〇九年九月哈利滿先生終於資志以歿終其一生不能成功。

哈利滿先生的失敗，正是美國外交的失敗。從日俄戰後到華盛頓會議，這其間日本獨霸了東亞吃了英美兩國乳水的日本，是反過頭來噬他的保姆。

這一段教訓，美國人該認清！現在英日蘇日，法日之間並沒有穩定。日本的泥足又正陷在中國的大地中。這正是美國主持太平洋大局的時候。賢明的美國政府當不會忘記了一九〇五到一九二二年這一期中的教訓。美國的資本家商人們更要明白，不要再做第二個哈利滿先生！

當這個東亞大局的歷史任務在美國肩上的今日，為美國人着想，不禁使我們紀念起三十五年前的哈利滿先生，為了他的失敗，美國人該能認清一條正當的大路！

二十八除夕於中大。

★ ★ ★ ★

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

唐代批評家張彥遠與中國繪畫

自長沙到昆明

英國外交政策之檢討

本刊

第十期目錄

張君勳

何逢

趙霖悅

林無夢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方案

- 一、國家之特徵，在乎統一的政府，應以舉國一致之精神組織之。
- 二、國民代表會議，由全體公民每若干萬選出代表一名組織之。凡黨綱公開，行動公開，不受他國指揮之政黨，一律參與選舉。
- 三、中央行政院由國民代表會議選舉行政員若干名組織之，各黨領袖一律被選，俾成爲舉國一致之政府。
- 四、第一次國民代表會議，議決五年以內行政大綱，此大綱與憲法有同等效力，非行政院所能變更。
- 五、國民代表會議之主要職權，在乎監督預算，議訂法律，不得行使西歐國中之所謂信任投票制以更迭內閣。預算爲確立財政計畫與其數字之方法，其通過與否，不生政府責任問題。
- 六、國民代表會議，關於行政大綱之執行，得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權。
- 七、行政院各部長，除因財政上艱難情形或明顯違背法律外，不宜輕易令其去職。
- 八、行政大綱中每週一年或告一段落之際，由國民代表會議，或其他公民團體聯合推舉人員，檢查其實施事項與所宣布者是否相符，若言行相去太遠，得國民代表會議議決後，令其去職。
- 九、文官超然于黨派之外，常任次長以下官吏，不因部長之辭職而變動。
- 十、國民代表會議之議員，宜規定其中之若干成，須具有農工商技術或科學家之資格。
- 十一、關於行政及經濟計畫，除國民代表會議議定大綱外，其詳細計畫由專家議定。

本社叢書

尼赫魯傳

張君勳著
價目：五角

一、引論

二、尼氏生平大事記略

三、尼氏幼時及其留學英倫

四、尼氏初期政治活動及其第一次入獄

五、尼氏提出印度獨立決議案及其被選為印度國民會

議主席

六、一九三〇年民事反抗運動及尼氏第二期獄中生活

七、尼氏與社會主義

八、尼氏與甘地性格之比較

九、尼氏對於印度文化與英帝國之統治

十、我心目中的尼氏與結論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廿九日出版

再生旬刊

第四十一期

主編兼發行 再生旬刊社

社址 重慶曾家岩四十五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分銷處 各大書店

價目

零售每份一角
預定每三月九角